

DARE

30.5 OCT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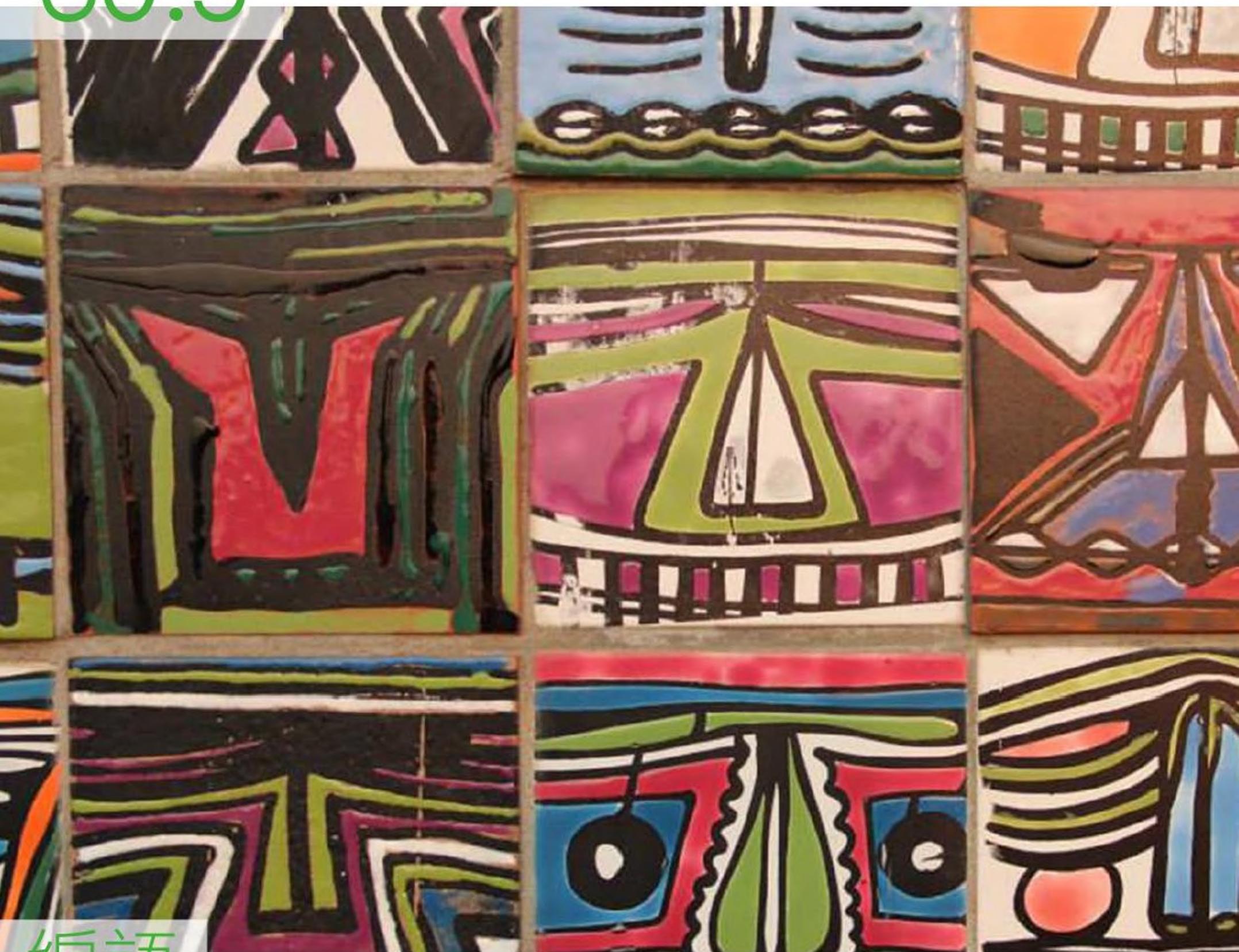


塗、圖、徒

「網絡繪紙手」訪問記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編語

與人比較，是不少樹仁同學曾有的迷思，有些同學很快便脫離它，但有些同學，卻直到畢業仍耿耿於懷。面對這陰霾，有人會刻意找出樹仁的優點、有人會妄自菲薄、有人會自我膨脹……但說到底，面對這種種一切的，不是學校，而是同學自己。

每個人的想法和經歷都不同，但如果未能接受自己，又如何叫其他人接受你？當然，接受自己，不等於要安於現狀，而是求反省和改善。就像大一國文所教，《禮記·學記》的：「知不足，然後能自反。」走出大學、走出社會後，我們最終要面對的，還是自己的人生、還是自己。

「把每一天當作生命中的最後一天。」

這句說話雖然很俗套，但的確有不少人在一覺醒來後，發覺自己身體出現疾病。筆者相信，只要他們能積極面對病情、面對自己，必定有正面的影響。

既然如此，擁有健康身體的你和我為甚麼不能勇敢一點，衝出自己的框架，放開去做一些從未做過的事情？



目錄

文化

塗、圖、徒

「網絡繪紙手」訪問記

肆

社會

「捕貓捉影」

談香港動物權益

玖

校園

大學路怎麼走？

拾肆

DARE to say

freshman fresh impression

拾捌

專欄 / 投稿

貳拾

雖然我們已盡力確保沒有錯漏，但如有任何意見，歡迎賜教，以便改進。



香港樹仁大學 第三十屆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PIN

非賣品

總編輯 鄔永翹

財政秘書 魏玉婷

副總編輯 葉嘉雯 陳敏華

印刷幹事 郭詠欣

執行編輯 林嘉希 卓茗 邱翠虹 任意行 廣告幹事 王嘉瑩 林雅倫

助理執行編輯 陳卓琳 周詠琛

地址：香港北角寶馬山慧翠道 8 號香港樹仁大學宿舍文康大樓 H204 室

電郵：30thsypin@gmail.com

facebook page: <http://www.facebook.com/Pinsyu>



塗

網絡圖畫創作，相信不少人都在社交網站，不主動找也瞥過幾眼。這些畫，很多人在面書 share，更多人在 like。那些幽默抵死的對白，醜得扭曲的面容，與下面一大籮讚不絕口的回覆，倒是為面書單調的藍白介面，添了新的色彩與生機。

他們的畫風迥異，譬如阿塗多以時事為題材，畫風卻很卡通。謝曬皮畫的多是生活瑣事，「啜核」之餘，醜得惹笑。棒蛙的畫也醜，筆觸卻簡單，只是比起謝曬皮畫作的張揚。棒蛙帶點現實的陰冷，記得《2046》（其實應該是《酒徒》）有句對白：「記憶是潮濕的。」棒蛙的畫，也有些潮濕。

今期《DARE》文化版請來三位網絡畫師，談談創作，也談談圍繞創作的兩三事。

圖

徒

網絡「繪紙手」

你識d咩丫。

網圖創作，以一些生活化的題材及有趣的手法，表達創作人的思想，社交網絡的流行讓這些插圖輕易進入年輕人的世界。從事設計工作的 Jasmine 以謝曦皮的身份，創作了一系列「醜漫」，在社交網絡擁有約六萬名粉絲。她說：「畢業第一份工，自己好唔鐘意，返工好得閒無嘢做，但係又唔可以上網，所以就用 AI (美工設計軟件) 無聊畫下嘢，upload 上自己 Facebook。」「高登神獸卡」的始創人阿塗，本身從事平面設計，閒時喜歡在高登論壇惡搞改圖。「當初創作神獸卡只係玩票性質，係放工後瀏覽吓 Forum，上高登做嘅無聊事。」創作人以「無聊」為始，卻能實現自己的創作夢，更贏得一眾網民的歡心，對他們是很大的肯定。

由上載圖片到高登論壇，至去年出版漫畫《謎圖小學雞》，阿塗相信社交網絡依然是最直接的發佈平台。他認為「惡搞改圖係 web 2.0 嘅年代係最易吸收，圖像相對於其他媒體如文字，放係網上傳遞嘅速度、Share 嘅頻密程度都係最高最直接。」



這群創作人聰明地利用 Facebook 發佈自己的作品，為他們帶來數以萬計的支持者和「Like」，這些數字到底是動力還是壓力呢？對謝曦皮來說，一開始開 Facebook 專業並非為「搵食」，但是當 like 數目不斷攀升，關注彷彿鎂光燈打在自己身上時，壓力隨之而來。「呢啲 like 會令每次創作都帶來一些考慮，只有盡量同自己講唔好有市場考慮，因為當初引起回響嘅時候都唔係特登要做呢件事，既然無辦法猜測讀者嘅口味，我都唔洗太 care 支持者嘅感受，哈哈！」



訪問記

文化 130.5



你朋友？
Your Friend?

立即撤回
唔要洗腦！



◆阿塗



◆阿塗的創作題材多來自時事議題，色彩豐富，訊息強烈。



另一邊廂，阿塗卻對 Facebook page 的支持相當看得開。「我唔係受薪創作，我無責任要畫得好或者限住自己幾耐畫一次，當然有多人 like 係一種推動力，一種認同，如果無咗呢啲 like，可能就唔會 Keep 住創作。」雖然阿塗自言「冇乜責任」，卻對網絡空間的自由感到一份責任感，現在他已與多位創作人組成「鍵盤戰線」，對抗被喻為打壓二次創作的「網絡廿三條」（網民《版權條例》修訂案的諷稱）。

網上圖片愈受歡迎，愈難避免商業化，例如廣告與創作之間的平衡是道難關。另一醜漫創作人，著有《劣根經》的棒蛙則覺得「商業化」會為創作過程帶來不少麻煩，但把作品包裝為商品其實並無大礙。謝曬皮則表示曾有品牌希望能把廣告插入其作品中，「但我都會同對方講，不能 Hard sell。讀者都唔會接受的。」雖然說創作人各自有自己的正職，網上圖片只是「業餘」之作，但只要受人注目，自然也是出版商、廣告商覬覦的肥肉。



◆棒蛙的畫除了諷刺，亦有不少對日常生活的反思。





讀者看網上圖片，可能一笑置之，亦可能有人深入思考。但是，創作人的目的不只博君一笑，更重要的一一 是表達自己的感受。棒蛙說自己創作多圍繞生活，主要用來抒發自己的感受，初時擺放作品於社交網站，也只是用以擺放作品，未有多想。創作人未必想要一炮而紅，得到別人認同，更多的只是想表達自己，謝曦皮亦贊同，不過她說，「謝曦皮」的身份與畫作並不 100% 代表自己，「有啲陰暗面」都有擺落去。她又說，一直不喜歡上鏡，因為不喜歡上位，「睇唔到相貌先有想像空間。」她覺得真身被人望到，會與讀者心中的「謝曦皮」形象相去甚遠，令讀者失望。「而且好多人都以貌取人。樣唔出街好啲。」提及相熟的棒蛙不願出鏡，謝曦皮笑了笑：「梗係啦，佢條死毒 X。」謝曦皮的「爽」，棒蛙的「毒」，相映成趣，也反映為何同為「醜漫」畫者，作品卻流露出不同的氣息。

2013年...香港小姐競選
今晚9點!唔好行開...



謝曦皮覺得創作不應再局限於個人層面，需要拓寬創作題材：「我覺得題材係需要生活化，上一個年代既 Artist 無咁自我中心，呢個年代既 Artist 因為社交網絡等等因素，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疏遠咗，所以題材會集中喺自己身上，而唔係講呢個社會嘅嘢，其實係現今本土 Artist 既一個通病。我自己亦慢慢學習唔好再覺得世界係圍住自己轉，我嘅生活其實唔係人人都想知。」陸續有創作人用作品反映社會，表達意見甚或政治立場，棒蛙表示自己並非想煽動任何人的情緒，亦非討厭政治，只想說出自己生活中關心的事。阿塗的作品，大都反映香港社會現象，鼻子變長的特首，染紅的「小學雞」等，都是時事議題下的產物。高登神獸卡亦正正是他為反對「網絡廿三條」立法而創作，是守護本土地網絡二次創作的作品。可見，創作的初衷，從不複雜。



◆謝曦皮的作品透露着她對生活無微不至的觀察，表達方式啖核抵死。

機會，往往悄然無聲地降臨。網上圖片愈來愈受歡迎，對創作人而言，或許是一個成名的機會，也令到不少人紛紛把精力投入創作網上漫畫上，謝曦皮笑言，她不時會望望新的網絡漫畫專頁，再與棒蛙偷偷議論一番（強調不是嘲笑）。高登討論區就流傳一句「認真就輸了」，道盡不少網民心態，意即網上討論，不需過分認真，否則在心理上已較「蝕底」。或許大家會覺得網絡畫家不時於高登取經，應該亦會抱有類似心態。但棒蛙不認同這種「認真就輸了」的態度，他認為取笑別人是很差的行為，不明白有人真誠地關心別人有什麼問題。「毒白」便是一系列替網友說出心聲的創作。

慢慢地，不少網圖創作人有機會出版屬於自己的書，棒蛙、謝曦皮、阿塗也相繼出版自己的作品。《謎圖小學雞》的阿塗十分珍惜這個出書的機會，「做咗高登神獸卡，藉小小嘅名氣可以出到書，難得有呢個機會可以因為自己嘅符碌而爆紅，覺得如果連呢啲運氣都唔把握會後悔，就大大（力）推動我一定要出呢本書。」推出《我活著就是罪》的謝曦皮覺得，「以前出書只會係最精英嗰班人先可以做到，依個年代出書唔係一件了不起嘅事，好開心自己嘅創作能夠令讀者傻笑，睇到佢地嘅 Comment 同笑容，係好開心嘅事。」她說，之後會到英國玩，所見所聞，又會畫成新畫冊。寓工作於娛樂，教人羨慕。訪問到這裡，只想起傳奇隱青阿源的名句「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的」，乍聽只是晦氣說話，原來已是道盡現實。



捕貓 捉影

創立人談香港動物權益



「捕貓捉影」 facebook 專頁的創立人啊華是一位自由攝影師。他指：「那要從很久很久以前說起。因我是一個攝影記者，所以工作地點和時間非常彈性，假若工作與工作期間有空隙，我便會四處走。但我不喜歡走人多的大街，偏愛別人不走的小巷。」

「我本來不只是影貓的，甚麼也影，但後來有攝影朋友說（貓）可愛，

所以想其他人看得深入一點，了解街貓的生活。」

社會 | 30.5

管理流浪貓狗，

絕育工作 舉步維艱

啊華曾聽說一屋邨的住客向管理公司投訴屋邨裏有貓，「他們對管理員說：『一個地方有貓是正常的，可是我們是真金白銀買（單位）回來！怎可能有貓？』我們理所當然地用錢來衡量東西，貓哪有這樣子的概念？相反，在鄉村居住的朋友不會對周邊出現的動物感到奇怪，因為動物在那個地方住就由牠在那個地方住。」

為了控制流浪貓的數量，絕育放回計劃因而推行。絕育放回旨在通過替街貓絕育以降低街貓的繁殖率，因此是一項長遠計劃。甚少人知道現時的絕育放回大部分依賴非牟利組織和義工們，政府鮮有替街貓進行絕育，而缺少政府的支持，絕育工作更顯困難。

由於被絕育的貓隻會重返原居地，是故遭受不少市民的抨擊和反對，他們認為計劃解決不了眼前的貓隻滋擾問題。「義工工作時，經常要向居民解釋（絕育放回計劃），然而居民因需要時間才能看到成效，大約兩至三年後方可發現貓隻數目正在減少，所以又再次投訴，沒人相信（計劃）。甚至有居民用掃帚打義工，令義工們沒法為貓隻絕育。」啊華道。



增設「動物警察」，可改善情況？

啊華：

「其實有沒有動物警察不是問題，而是只要有相關機構認真執行就足夠，不必介意名義上的身份。」

「動物警察」一詞起源於美國的反虐待動物協會，是保護動物的執法專員，他們配有手槍、警燈等專用設備。事實上他們並非警察，只是賦予逮捕權。

香港警務處曾在二零一一年推行「動物守護計劃」。由警務處、漁農自然護理署、愛護動物協會，獸醫組織及關注動物組織合作，調查和處理虐待動物案件。



責在何方？

政府？

啊華：「講到底，政府想證明自己有做好本份！」

當我們相信政府本是人民公僕的時候，啊華有點感慨說：「政府嘴邊說支持，但實際上呢？曾有人向政府投訴，政府立即派人捉走貓！」

居民的抗拒加上政府的漠視，只增不減的貓隻更可能滋擾附近的居民。一旦情況變得惡劣，居民便想盡千方百計趕走街貓，甚至虐殺牠們，令牠們絕跡於自己的居住環境。

■ 舉報數字



資料來源：動物及植物處
* 截至2012年9月

愛協？

透明度不足，盡失民心。

愛護動物協會（愛協）主要的工作為調查虐待動物的情況，收集被遺棄和受虐的動物。不過，愛協的權力有限，就算遇到一些動物受虐待及被遺棄案件，也需要轉交給警方作進一步行動，自身上並無任何法律權力可言。

啊華認為，「愛協好像擔當政府的嘴巴，為政府作說客。政府說要落區諮詢時，一些保護動物施政每次也被忽視。加上，宣傳時間不足的問題，在短時間內要人（市民）作出決定，導致人們對施政未有深入了解，而結果多以投票率不足而告吹。長久下去，不但只是原地踏步，更莫說可以把動物保護的關注度推到更上一層。人們只顧個人利益，而否定貓的生存權利，忽略整件事情的關鍵。」啊華更指，「如果你做得好，大家市民不會猜度你。當一般人難以理解，你又推左個波出去，不向市民交代，好像講大話，不透明」。

捕貓捉影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treetcatfoto>



香港不如台灣？
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最後，啊華提到其他地區的情況：曼谷不少地方像香港的內城，街貓同樣會到處拉撒，也會叫春；而台北則有條貓村，政府准許遊客帶同食物餵給貓。儘管這兩處地方跟香港一樣，同屬發達城市，可是那裏的貓卻能與當地人共享同一塊土地、同一個空間，不怕與人類接觸。

相反，香港的街貓的生存空間卻愈來愈少。

「人們尊重動物，尊重生命，自然對街貓有更高的包容性。」
他道出箇中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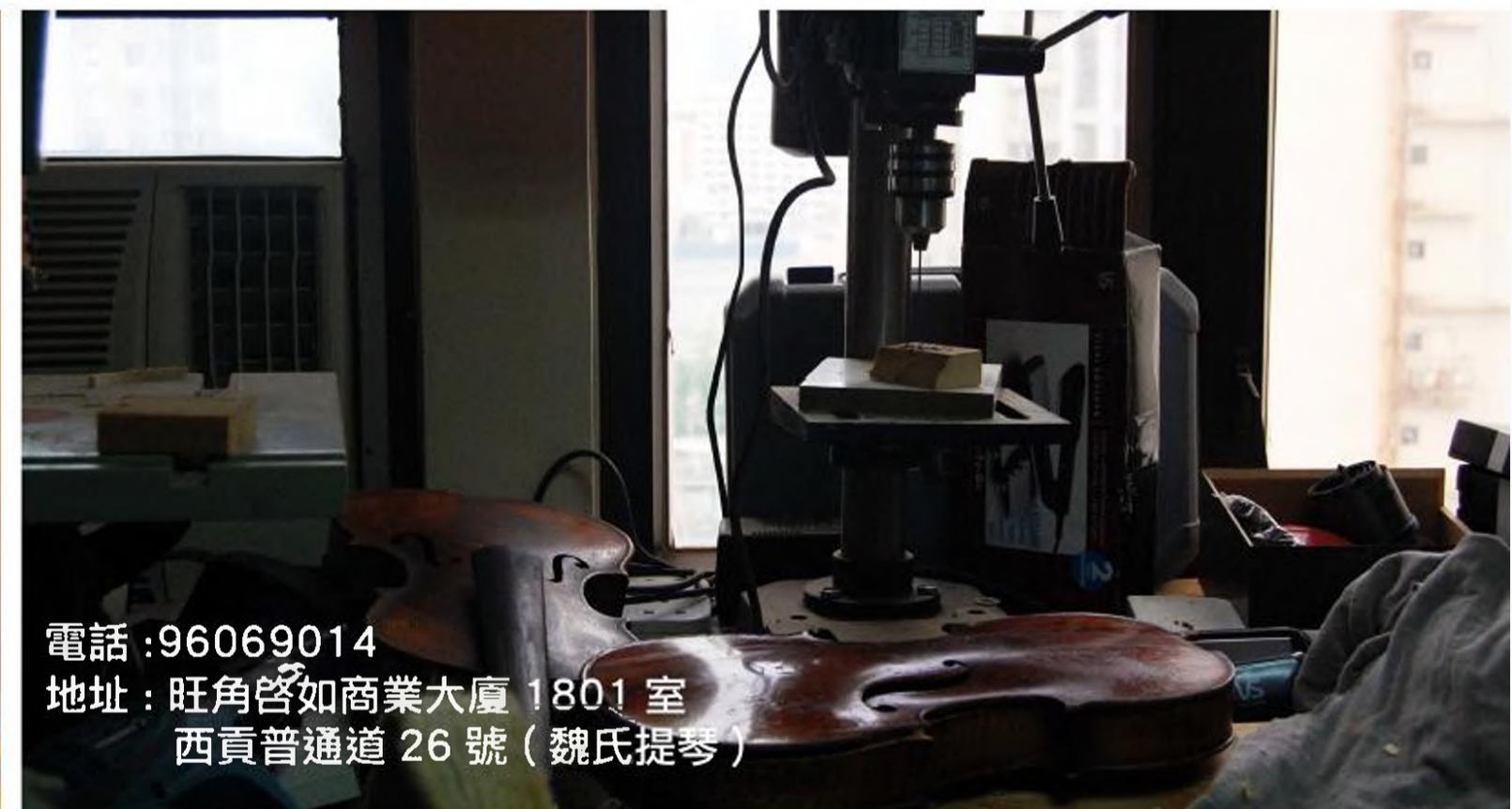


古琴維修

吳氏提琴 · 魏氏提琴



訂造提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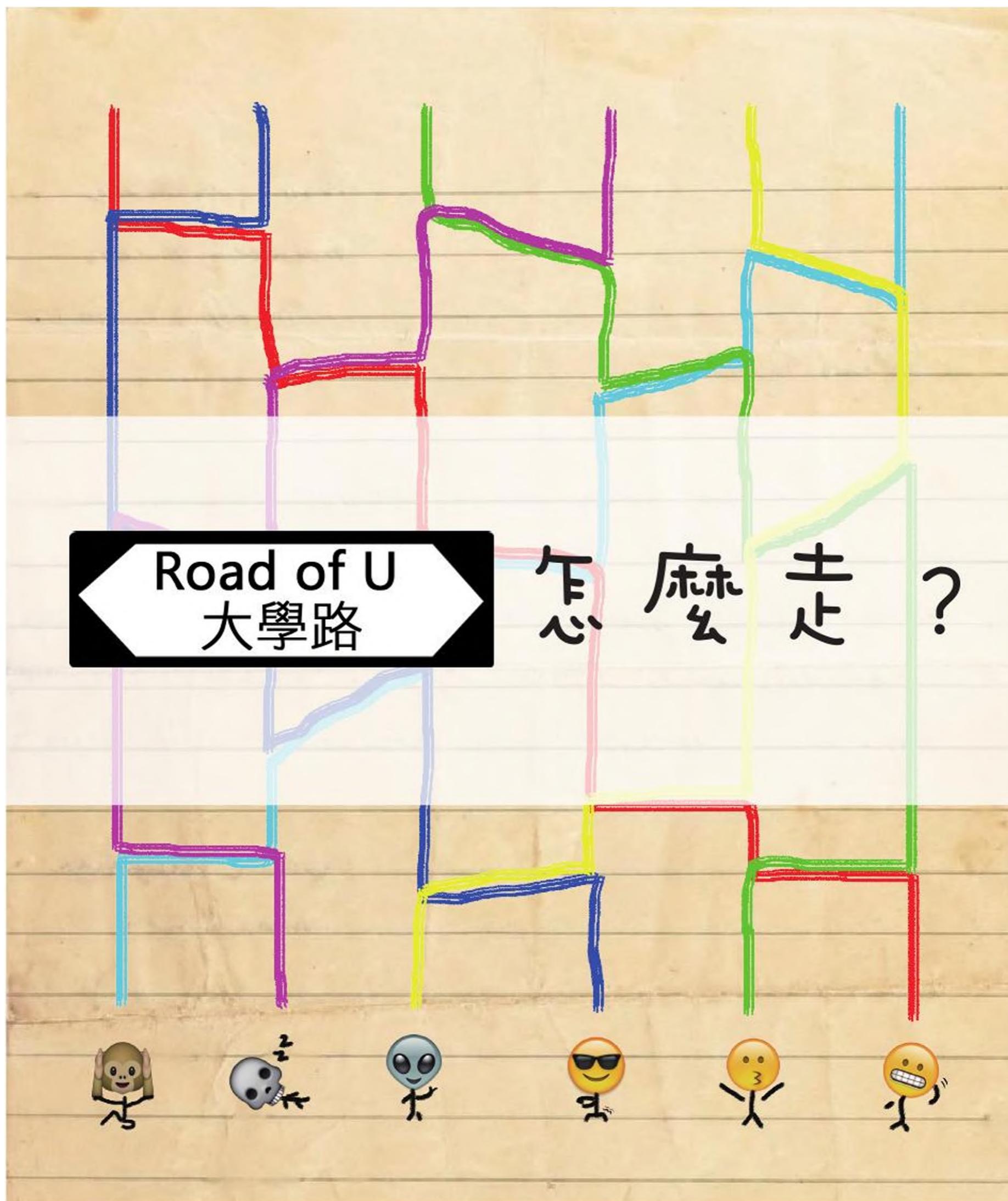
電話 : 96069014
地址 : 旺角啓如商業大廈 1801 室
西貢普通道 26 號 (魏氏提琴)

[歡迎意見]

如果您對《DARE》有任何意見，歡迎聯絡我們。

電郵 : 30thsyupin@gmail.com

校園 | 30.5



(3) 全能型

學業愛情兩得意，時間表雖然是蚊子也飛不進的程度，但總有辦法擠出時間把所有事情做好，GPA亦總是不可思議地過3。時間管理及辦事能力高超之極，完美。



(4) 大明星

模特、廣告、電影均有涉及，如傳說般存在着，在校內「能見度」不高，但在人群中卻備受好評，工作水準亦不用擔心。



(1) 潛水型

電話簿中通常有強大且完善的人際網絡，不單「重量」，而且「重質」：有筆記齊整的；有清楚測驗日期的；有專門簽點名紙的，應有盡有；但極大可能不到考試當天都不知道他是同班同學。



(5) Free Rider
開會時永不缺席，但其建議的「水份」程度極高。完成後的小組習作，其負責的部分通常都垃圾得不獲使用。但由於會議出席率是100%，工作亦按時完成，連告發、投訴他的理由也沒有。

(2) 「Chur」爆型

校內、外上莊數目數不清，約開會總是不可能的任務，遲到早退大概是常識吧？雖然開會及「趕project」的時間總是不夠，但「去玩去食」的照片總是不停在臉書上出現，時間管理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6) 平凡人

會議、課堂出席率正常，GPA不過不失，Dayoff就兼職賺零用。小組習作水準平平無奇，唯一問題就是一不小心，就會像透明人般存在着。

沒 有追求的人生是十分乏味的

愛略特

當街角走過一群身穿同款襯衣的年青人，意味著又是一群莘莘學子考上大學的時候。一臉稚氣的他們，曾經躲在自修室裡埋首而不知晝夜。高級程度會考和新高中學制中，所有學生都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學習，感覺讀過了一輩子的書、用盡了腦袋的記憶、比電視台更全力以赴地做到最好了。聯招放榜，上榜成就大學夢，多年的追求達到了。

開學日，身穿最時尚的服飾，昂首闊步地邁進大學校園裡，心想他日第一榮譽畢業的名目，口裡忙著跟迎新營的伙伴說聲好。如此趾高氣揚地開展大學生活。踏入校園的一剎，正正也踏入「雄心壯志期」。

幼時認為什麼都不懂，大學時自認為什麼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麼都不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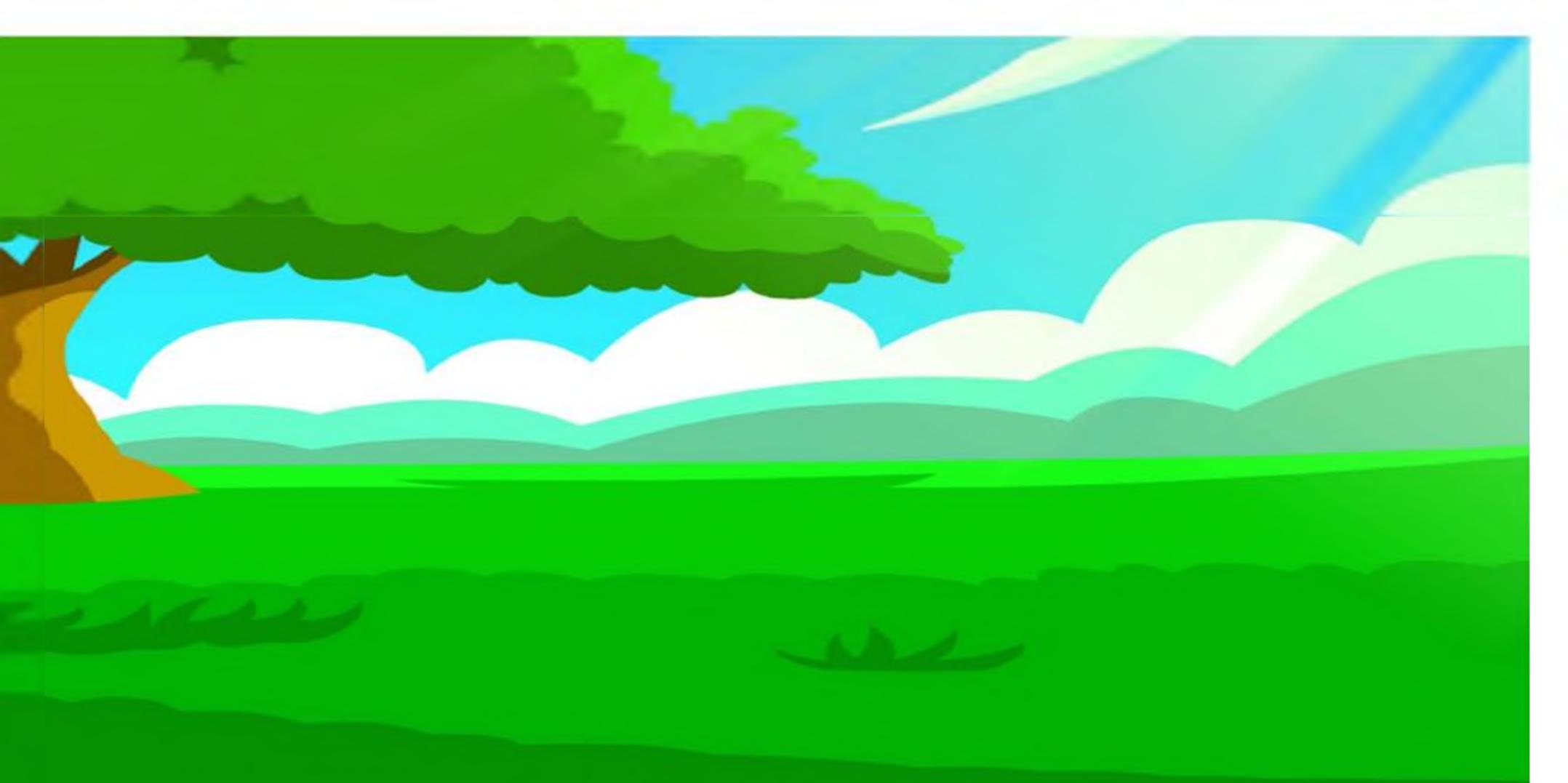
林語堂

剛升上大學時，我們都以為我們懂、我們都成年。很多人入學時決志要「過三爆四」、要第一榮譽畢業、要拿獎學金！很多理想、猜想大學生活跟中學很大的差別，人人都在學習，四周都充斥讀書氣氛，對將來有著無限的憧憬；但習作、上莊、簡報，同一時間入侵，憧憬開始被磨蝕。

人是充斥著惰性，到了生死關頭，如公開考試時成王敗寇的關口，我們方便盡全力應付，往後更多的責任都被惰性先征服。因為我們太疲憊，所以我們走到岔口，由憧憬將來的「雄心壯志期」走進「迷失期」。

什麼是迷失？迷失像在航海中壞了指南針、像在山林中掉了地圖、更像雙性戀者選不了愛的是男還是女。我們缺乏一個方向、缺乏一個目標、缺乏一盞明燈。經歷了教育局每每安排好的課程，我們在大學選科時能選自己喜歡的課，但又在想這些科目是不是「切合將來需要」。最後都演變成：為了假期而「砌時間表」，我們都迷失。

我們習慣了被安排，安排好我們的將來。當再沒有人為我們決策時，我們如失去軍師不懂行軍打仗一樣，有人逃、有人衝。現實中我們不逃，我們選了更多不用上課的時間表，再把空檔全都貢獻給兼職。兼職是為了口中的「工作經驗」，其實卻給予我們更多的金錢，可以更隨意地去玩樂，像要把準備公開試的時間全都偷回來，好好享受。有了足夠的「彈藥」，我們今月到台灣，下月到日本，然後向歐美各國進發，我們叫做探索世界；而另一群我們卻正心懷大志要完成「大學五件事」。



所謂「大學五件事」：拍拖、上莊、兼職、讀書、住 HALL。所以我們同樣選了最平上課時間的時間表，我們要處理「莊務」、要跟愛人去遊樂、耍玩。閒來缺錢便為中小學生補習，但心還在想其他事情。這段時間我們欠缺睡眠，各自在做自己認為「最該做」的事，然後黑眼圈見證了這段歲月的經過。當黑眼圈越來越大，成績將被燃燒至盡，我們認清船上的指南針真的壞了，我們仍失去往前的方向，甚至有點後退，轉向另一個階段：「覺醒」。

「覺醒」期只是頃刻的頓悟，並不持久。驟覺身邊一切的事都不熟悉、不像自己、不是應走的路。一下子把過去的事都推翻，開始思考什麼才是「我想」、「我要」、甚至「我的」，最後思索將來。

曇花一現的覺醒，卻為心頭埋下亡羊補牢的種子。在迷宮裡發現路徑不對，於是找出口，再隨出口方向一步一步邁進。再一次我們把過去沒學習的都趕緊學過來，時間開始專注於自己真的想要的將來上，經歷迷失的洗滌，找回真我。為了達到自己的將來，我們開始認真去選科，可是可選的越來越少；我們開始去找實習，可是適合的又不多；甚至最可惡的是，有人走到今天方覺自己喜歡的不是所修的學科，一切又砍掉重來。

不論您有沒有走過以上的一切過程，但汽車大王福特的故事說明了：他從小就在頭腦中構想能夠在路上行走的機器，用來代替牲口和人力，而全家人都要求他協助打理農場，但福特堅信自己可以成為一名機械師。

於是他用一年的時間完成別的機械師三年才能完成的訓練課程，隨後他又花了兩年多時間研究蒸氣原理，又投入到研究汽油機，每天都夢想製造一輛汽車。後來他的創意被愛迪生所賞識，邀請他到底特律的公司擔任工程師。經過十年努力，他成功造了第一部汽車引擎。福特的成功，完全歸功於他的正確定位和不懈努力。一個人的心態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自己對自己的評價、定位。你在心中給自己甚麼定位，你就是甚麼，因為定位能決定人生，更能改變人生。

兩個人同時從一個柵欄裡往外看，一個人看到的
是泥濘，另一個人看到的卻是繁星，要是
人人都能看到繁星就好了

蘭布里奇

大學生活是泥濘，還是繁星，就看您抬不抬頭，看那屬於您的星空。

DARE TO SAY | 30.5

FRESHMAN

有人說入大學就是一個新階段，很多人都為了適應這個階段而改變自己。究竟學生們是為讀而讀、上完課就離開學校，或是對大學生活情有獨鍾，想在大學內發掘些甚麼，大學的一切對新生來說都是新鮮的。剛踏入校園的他們，想像中的樹仁會是怎樣？舊生如你是否也曾有過同樣的憧憬？

1. 為什麼會選擇樹仁？
2. 覺得樹仁有何獨特之處？
3. 你想像中的樹仁與實際感覺有什麼不同？
4. 會留在樹仁直到畢業嗎？

黃樂恆 會計

“最主要聽過最出名嘅人物係蕭源。”

在自資大學中，覺得樹仁口碑好，歷史悠久。

樹仁是一間政府承認的大學，進來了就沒有打算轉學校，一心一意在這裡讀。好過為博，這種心態不健康！

李卓宇 | 法商

“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模式不一樣，香港更國際化，更注重培養學生全方面的能力。”

內地大學只看成績，很多人都呆在寢室不出來活動，我喜歡戶外活動。

李思琦 | 法商

“曾經考慮了（其他大學），但是覺得這裏機會多一點，所以就來這裏。”

FRESH IMPRESSION

何卓賢 | 新傳



“樹仁既新傳系係幾有水準，唔會輸俾其他院校。覺得樹仁獨特之處係風水 OK，係山上面。之前聽聞樹仁設施落後，更貼近中學。到自己親身體驗時，發現和別人說的有所出入，其實是在不斷進步。”

JENNIE | 社會



“成個 OCAMP 都係 (粗口)! 其實對樹仁沒有太深印象，不過幾好、幾樸素，有點像中學的感覺。最不同的地方是與中學差別很大，嗯……中學的人比較純，所以有些不習慣。”

KIM | 會計



“未入嚟之前我都聽過話樹仁個校舍有啲細，呃……4 座 BUILDINGS 係可以擴建下。不過覺得 (學校設施) 不影響學習，因為學習氣氛不會單單因為設施而受到影響，大家想讀書的話都會有一個良好的學習氣氛。”

後記

回想當天，我戰戰兢兢地踏進樹仁，想的不是要上多少支莊，住幾多年宿，拍幾次拖，找多少份兼職，爆幾次 GPA。只是面對著未知的環境感到不安。但有一點值得感恩的是找到一個肯定我，給機會我成長的地方，讓我繼續前進。告訴我的堅持並沒有白白浪費，只是需要更多的時間證明自己努力的成果。

“想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大學生活，先要了解樹仁，嘗試心喜歡這個地方。”

《用腳去讀小說》（五）

見證鏡花水月

告別山形，繞道能登，後抵京都；惜京都的旅遊氣息於我而言過於成熟與喧鬧，只好重入山中，尋訪泉鏡花筆下的《夜叉池》。

此書未有中譯本，我在新宿購得原文一冊，於旅途上讀畢，大概只讀懂了七成。夜叉池在福井、岐阜兩縣交界的山中，標高 1099 米。古老傳說龍神曾被高僧封印於此池，後村民為求雨而獻上少女，成龍神公主。

《夜叉池》承此傳說，講述龍神公主的先祖與人類有約，不得擅離此地及傷害人命；村民則日敲鐘三回示警。時光荏苒，村民大多忘約，只剩一對年輕夫婦仍緊守崗位；龍神公主則欲嫁對山妖怪，既盼從約定脫身又不屑人類之流，只因崇敬夫婦的愛情而自律。

適逢大旱，愚昧村民不僅想藉破壞約定以引大水，還強迫那貌美妻子作犧牲。衝突之間，妻子自戕；丈夫毀鐘報復。龍神公主見約定已破，加之人類唯一值得尊敬的已然消逝，率眾妖滅村。

從 JR 今庄站下車，遇上一位的士司機仗義相助，知我是外國人，只收一半車資，還指給我回程的路。向的士躬身道謝後回頭一望，登山口立著一門石鳥居，另有一石碑紀念《夜叉池》，頗為莊嚴。

走著走著，始終感到自己正走在某龐然巨物的陰影之下，與平日行山之感不甚相同。走出林木，豁然開朗，一潭碧水展現眼前。池水深不見底，四周生機盎然，蟲鳴處處。

我盤坐遊步道上吃午餐，欣賞遠行的收穫。正巧強風吹拂，池面波光粼粼，竟似有什麼在上面舞動！我起立驚歎：看那光影軌跡！龍神之說，自有其理！甫又坐下，默默檢討自己能否得神怪尊重。

去時乘車，歸時憑一己腳力。緩走約四至五小時，回到有村巴接駁的廣野村。我在房子的陰影下癱坐候車，一位田裡的老婆婆為我送來坐墊；後有另一位邀我到站牌旁的候車小屋好好休息；最後演變成與五、六位年過八旬的老婆婆圍攏起來聊天。

由龍神傳說（據說龍神公主不喜人借助他力登山，如遇違者，頓時雷鳴大作）聊到二戰慘況，老婆婆嘆謂，真想與中國的老婆婆談一下！

臨別之際，一位老人家才說她家正是供奉龍神的神社家族，藏有龍神的弓！雖想見識，但巴士快到，只好作罷。她們叫我下次再來，我揮手說好。

泉鏡花寫道「水會牽引人心」。聞說在日本，水有結緣之意。能夠在老人家作古前再見嗎？我不知道，唯有警醒自己勿忘約定，然後倚窗睡去。



看到那在池上飛舞的超然之物了嗎？

作者簡介

FJ

閒人一個，現為全職陪貓員，兼職遊子。





邂逅
在
紐約
地鐵

作者 / 唐芷瑩

一個人在途上，談場浪漫戀愛。
不過對象非我和他，而是我和它。

初次見面，第一印象很重要。香港的鐵路系統，以現代化和潔淨程度計算，在全球也數一數二。同樣貴為國際大都會，紐約地鐵 (New York City Subway) 想必也不負其名。

然而，甫到達旅舍附近那個「窩藏」在曼克頓區的 135th ST 車站，和我想像中有很大的落差——那個差點要俯身才能鑽進去的隧道口、站內昏暗的燈光、剝落的牆身、還有那台無論我把磁帶車票往前或往後刷都接觸不良的入閘機……這些情況，即使在 Times Square 和華爾街這些城市心臟地帶的車站亦然。

不過，我還是愛上了它。

怎能抵抗呢？一個人在途上，難免有寂寞的時刻。於是那個在 135th ST 車站吹奏色士風的中年漢，就為我在這個城市的每個早上帶來不少開展旅途的朝氣。而在不同的月台和車箱中，亦遍布形形色色的賣藝者：有敲擊一抽破爛爐具的、也有踢著人字拖，卻擺出一副標準歌唱家姿勢，誠意為你獻唱一首騷靈樂曲的。各式各樣的藝術家風光，配合四圍被塗鴉的牆身作背景，不就是整個紐約市的一場文化匯演嗎？

遊「鐵路河」的浪漫，如果你選擇以「跟團」作為一個地方的旅遊方式，那是絕對感受不到的。沒有既定路線的旅程，我總是先跳進車廂，才悠然打開地圖決定目的地。有時想好了，才驟覺列車已過站。一位澳洲背包客告訴我，他在深夜隻身闖進晚上治安不太好的貧民區布朗克斯 (The Bronx)，純粹因為在地鐵睡過站。他很相信緣分，認為怎樣也要出閘看看。

在像香港的很多城市，鐵路歷程都是刻版的，記載著很多平凡人營役的生活。紐約的地鐵列車，距離「現代化」太遙遠。但當車門準備關上，不少車長仍習慣從車長室探頭出窗外環顧月台的狀況。而每個車站的到站廣播，均保留由車長親自讀出。這些人性化和人情味，正正是我們所遺忘的。

有時過多的修飾，不如回歸實際；過分的追求完美無瑕，不如就由它繼續 imperfectly perfect 吧！



做乜佔領中環？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不算是新意，其實早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就有一批市民響應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行動，抗議金融霸權及資本主義，佔領金融貿易的代表中環，最後由執達吏清場告終。至於現時鬧得沸騰的，是由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倡議。今年一月，戴耀廷投稿信報，刊登《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認為過往的抗爭手法未必可以應付政改一役，要迫使北京及港府正面回應普選訴求，最後關頭應以「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仍於商討階段，當中內容不斷變更，本文所登的版本或者與出版後的版本略有不同，還請讀者見諒，但相信差別不會太大。

政改不是佔中。「政制改革」是目標，「佔領中環」是手段，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支持政改的，未必支持佔中。而「佔領中環」，全稱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當中的「佔領」，僅屬最後手段。在此之前，需要經過重重程序。倡議人戴耀廷估計，政府最遲需於二零一四年初就政改方案諮詢公眾，約至五、六月方可決議政改方案。萬一方案未能符合普選條件，才會於七月初發動「佔領中環」。此前，程序如下：

1. 萬人簽誓言書，確保參加者不逾矩而行。由於公民抗命份屬違法，參與者必須在誓言書表明會承擔罪責，於行動結束後向執法部門自首，交由執法部門決定是否作出起訴，以保持行動的政治感召力。
2. 商討日，又稱D Day。D Day 1 經已舉行，提出「和平佔中」面對的困難；之後的D Day 2 則會商討解決方案，進一步推廣，引發輿論；D Day 3 就會經公平的程序，議決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
3. 民間電子公投，以公民授權的程序證明政改方案符合民意。
4. 超級區議員辭職進行變相公投，進一步彰顯民意。
5. 合法的不合作運動。
6. 不合法但不會影響社會秩序的不合作運動。
7. 佔領中環。

變相公投的局限

佔中行動的政改方案需獲市民授權，方案之一就是其中一位區議會（第二）組別議員辭職，藉着之後的補選，發動「變相公投」，彰顯民意。民主黨的何俊仁曾表示可以為此辭職。然而，這個方案有一定局限，情況與二零一零年由社民連及公民黨發起的「五區公投、全民起義」相似。當時，就有反對者指出，「變相公投」的性質不受政府及建制派認可，而且市民未必認同補選可以演繹為「公投」，泛民亦可能因此失去關鍵否決權。民主黨就是反對者之一。最後，五位議員成功返回立法會，但有關選舉的投票率只有17.1%，比以往立法會選舉約50%為低，被部份人指是次「公投」失敗，相似的情況很可能重演。不論遊行或是佔領行動，只要成功動員至一定數目，例如一萬人，已經可以宣稱成功。但投票不同，一旦投票率低於平常，就難以收振奮人心之效，甚至被對手藉此反擊。就算多數人支持該普選方案，當中始終有人反對將補選演繹為「公投」，公投成效難免打折。另外，上年的立法會選舉，已經有部份人揚言要杯葛區議會（第二）組別選舉，因為此五席皆屬功能組別。如果佔中發起者決定採用「何俊仁辭職公投」方案，就必先處理這方面的論述。

甘地、馬丁路德金、與先天缺憾

說起「公民抗命」，社會各界以至倡議人本身經常會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作比較，或者以此援例。不過，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並非單以「公民抗命」四個字就能夠理解得到，或者我們可以分析他們的抗爭手法，從而令佔領行動更為完善。

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多是違反某條剝奪當事人人權的法律，目的是直接挑戰那條法律或相關制度。先說甘地，當時英國殖民政府奉行食鹽專賣，但他發起「食鹽進軍」，主張印度人自行到海邊製鹽，或是買賈私鹽，去挑戰相關的奴役法規。至於馬丁路德金，則鼓勵不讓座予白人、進入拒絕為黑人服務的地方、杯葛實行種族隔離法令的巴士公司等公民抗命，直接挑戰種族歧視的相關條例。可見，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能夠以自身行動，直接揭露法律的不公義，相對易明，而且更能聚焦問題所在，容易得到群眾響應。

相對於此，「佔領中環」的策略則略有不同，違反的是公共秩序，而對象則是政改。

同類的公民抗命並不罕見，不少壓力團體亦曾經硬闖某處諸如華爾街交易所，以抗議某些不公，比如殘害動物、性傾向歧視。不過，當抗爭方式與目的未能直接掛鉤，動員能力就不免相對減弱，而且針對其方式的爭議可能會蓋過抗爭問題本身，容易招徠反制，加劇二元對立。

不過，就算是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亦不代表可以照搬，必須因地制宜，了解本地的局限，不應濫用甘地和馬丁路德金。說到底，印度獨立不只因為甘地的非暴力抗爭，而且經過多次暴力反殖，又適逢二次大戰的解殖浪潮，背後有眾多政經因素；至於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面對的是健全的民主政體、講求自由平等的立國精神。甘地式或者馬丁路德金式的抗爭，必須依香港實情調節策略。

道德感召 「會唔會諗多咗？」

雖說「和平佔中」是七步曲的最後一步，但倡議人的計劃似乎並非到此即止。據其文宣及論述，「和平佔中」這核彈的破壞力，不止於爆炸一刻，更在於之後的核輻射擴散，亦即通過自首等感召更多人出來，於中環以外的各區繼續進行不合作運動，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情況有如奈都夫人率領二千五百名印度支持者遊行，爭取採鹽權利，被警察打得頭顱綻破、肩骨斷裂而不自衛，前仆後繼，最後甚至動搖了警察。不過，倡議階段已經令社會邁向兩極化，願意參加公民抗命者，亦應該一早投身，進而與佔中主體一併自首或被捕，這個後浪，似是奢想，難以說服。

再者，如此一來，實在高估香港民情。香港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可是政治歷程遠遠追不上。當歐洲及日本面對政治的陣痛期，香港一直受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社會相對安穩，公民意識一直有限；而且香港不如印度一樣，有影響深遠的宗教作道德依靠；經濟方面的成功，令港人更趨保守，甘於現狀；要大眾了解公民抗命的要義，受到道德感召，進而自我犧牲，相比之下會十分之難。

中產者如此，基層更加。別忘記香港大多數人的政治意識實在不高，往往只能表面地了解事物，不少人連議會抗爭都不明所以。如果未能將政改與民生問題緊扣，以致離地萬丈，陳義過高，到頭來只會失去團結港人的機會，甚至惹來更大民情反彈。

「和平佔中」一直為人詬病的，就是那股「書生造反」的味道，予人失去了抗爭要領的感覺。「愛與和平的力量很大，大得連坦克車的裝甲也可以穿透」，不免予人過份樂觀的憂慮。其不抵抗的策略固然成全其「感召力」，但容易流於一廂情願。香港人不都易感召，即使大量佔領人士被捕入獄，不少市民非但不能察之以情，還會認為其罪有應得，佔中就是犯法云云。

如果佔領人士要發起公民抗命來爭取普選，應視政府為抗爭對象，手法則用於否定其正當性，直至政府跟從民意，改革政制。按此邏輯，佔領人士應違抗該政府的法令，視之為無效。就算被政府拘捕，亦應在法庭上辯護，昭顯他們所信的公義。自首行為不但承認了抗爭對象的正當性，收不了減低政府公信力之效，更容易開了壞先例，方便警方檢控往後示威以重罪。

中環不是最佳地點

爭取民主不是基層的專利，不少白領階層亦支持普選。故此，身處中環的工商業人士理應是民主派的爭取對象。可是，癱瘓中環，難以取得更多香港人支持，而且難以聚焦。正如第一次佔中是衝着金融機構及資本主義而來，是次佔中，該以港府及北京為對象，削弱其公信力，將矛盾指向兩者。意義而論，中環總算是香港人的經濟脈搏，不獨港府及北京所據，佔中求政改，容易解讀成以槍指着自家要害，以威脅他人就範。

「佔領港府」、「重奪西環」、「包圍中環軍營」

「公民抗命行動得以成功另一原因是行動要讓社會的其他人看到及支持行動背後的公義目標。因此，具體行動應盡量減少對一般人的影響，避免行動的道德感召力被削弱。」此話正出自佔中倡議人。

政改一役，首要打擊對象應為香港政府，維護一國兩制尊嚴。佔領香港政府的總部，最能反映此意。而且有「反國教公民廣場」為鑑，說服工作更為容易。當然，如果要將行動升級，應進一步阻塞全部出入要道，完全癱瘓政府的決策部門。此舉必須以建立「二元權力」為目標，削弱政府的公信力，不斷擴大佔領範圍，甚至組織佔領範圍內的「政府」。如果有充足人數，就可以進而組織「重奪西環」、「包圍中環軍營」等向北京代理示立威勢的行動，清楚地向全港市民表明：我們的敵人是專政、違反普選承諾的政府及北京當局，而非港人自身。

官腔地說一句：「武裝革命」與「主動認罪任拉」之間有很大的空間。佔領行動必須有適當的抗衡，建立防線，一定程度上威嚇警備人員，令他們不敢貿然清場，從而和平地抗衡政府。佔領人士不必主動攻擊警員，但不代表要任其拘捕。佔領人士要建立一個不受政府政令約束的區域，架空抗爭對象，就必須保證行動不會輕易被政府撲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樣展示和平的精神。

學聯取態

學聯代表着大專生，究竟學聯至今的取態如何呢？官方而言，學聯保持中立，未提出任何方案或框架，但會舉辦多場商討會，讓大專生交流看法，避免少數幹事騎劫多數大專生。

不過，學聯的文宣及行徑不免令人認為其傾向支持佔中。



學聯在暑假派發的宣傳小冊子《香港政治 101》，當中提到「我們必須更堅強的意志和行動延續這個未完成的運動和迫使政府……『和平佔中』可是我們其中的新方式」「而『和平佔中』是我們的新方式的出路之一，也是我們延續民主運動的可能。」學聯的宣言更直言「『和平佔中』運動一旦成功，將會是香港歷史上重要的分水嶺，它標示著香港人能憑自己的努力和介入，為香港的未來進行決策，當家作主。」「……達成學界的共識。同學則將於商討日（三）及民間電子公投中選擇心目中的方案。」而九月下旬，各大專院校會舉辦「和平佔中巡迴論壇」，邀請佔中發起人「宣傳理念」……

作為學聯成員，各院校學生會幹事會的取態又如何？

城大學生會幹事會早於本年四月廿四日在民主牆張貼《萬人聯署，學界起動，支持佔領中環簽名運動》，其中提到：「在香港，公民抗命是迫不得已的一步……等合法的途徑，卻被政府冷待。佔領中環，以公民抗命是最後手段，去警醒政權對於我們的承諾，去爭取我們應得的權利！」

至於科大學生會幹事會，其代表就曾於評議會介紹「學界推動政改迎新計劃」，期間直言，計劃是希望「在迎新活動中滲透及灌輸政改及佔中的訊息」。留意，是「政改及佔中」，而且是「滲透及灌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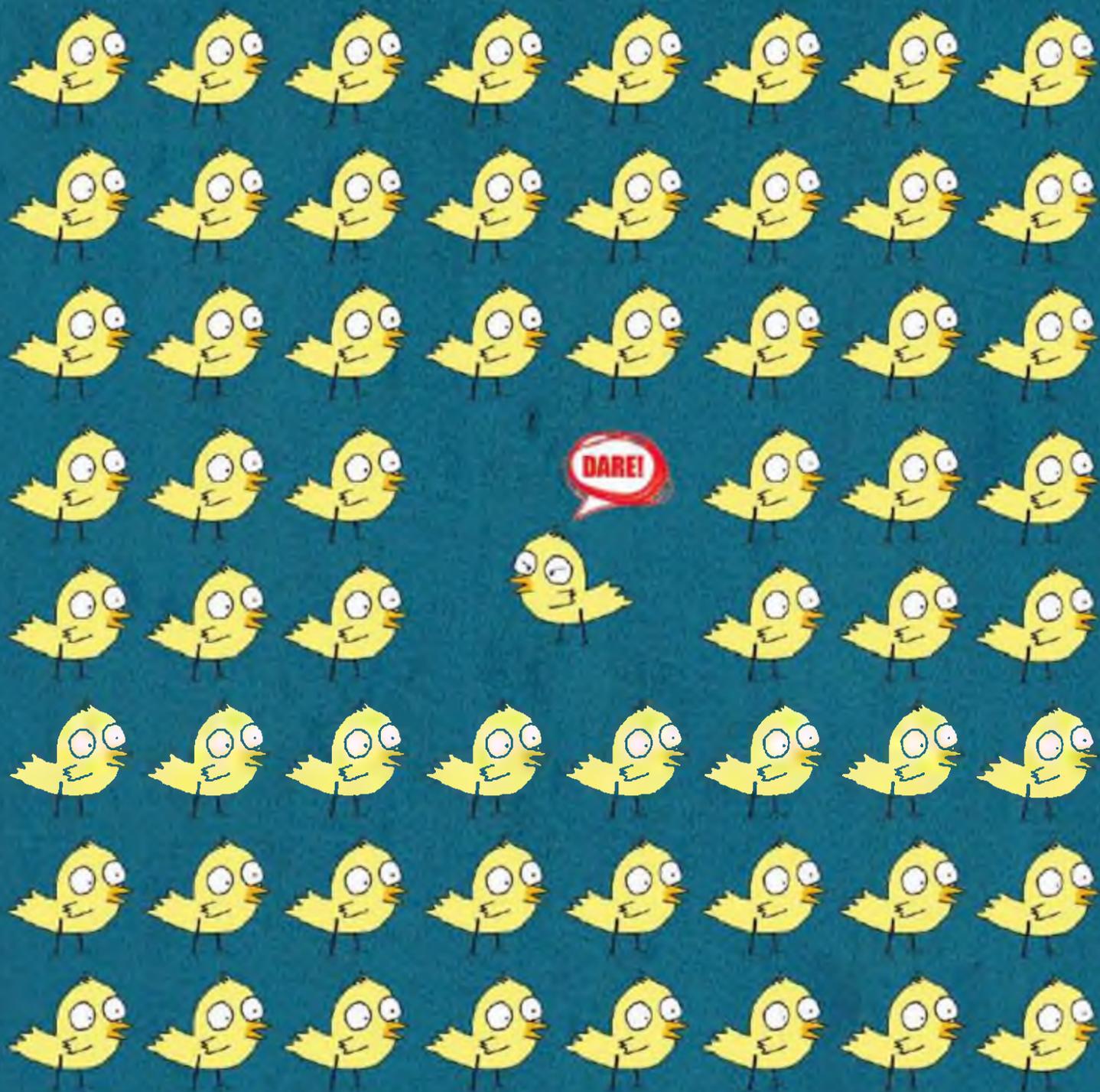
其實學聯內部傾向佔中，不是頭等陰謀大事，本文亦不旨在抨擊學聯取態。不過，這種「心態傾向佔中，行動力求中立」的策略難免有隱憂。

學聯暫時對佔中應未有取態，但「大專學界商討日」由「和平佔中」秘書處「全力支援」，並派出促導員（Facilitator）指導「參與團體」，促進討論。換言之，該商討日其實已經是「和平佔中」的一部份，籌辦團體更計劃讓同學參與其他「和平佔中」環節，如商討日（三）及民間電子公投。即是，學聯的行為亦不是中立。雖然檔期與「和平佔中」D Day 2 一樣，但按其文宣，兩者內容相差甚遠。學界商討日會從原則性問題討論普選（如應否普選特首）、如何推動政改、播放「佔中」短片、討論以公民抗命爭取普選的合理性；但「和平佔中」D Day 2 則討論如何解決佔中行動的困難。可見，學界商討日連佔不佔中都不會討論，與「和平佔中」步伐相距甚遠。

一方面希望由大專生自由發酵，另一方面又希望宣傳佔中，結果學聯難以平衡，文宣最後變得光怪陸離。如果其堅持這樣「特立獨行」運行下去，商討結果（包括佔領細節及最後的普選建議）與「和平佔中」的方案斷不會碰巧一致，除非扭曲會議。可是，萬一未能與其他組織達成共識，學聯亦不可能自己發動佔領行動。

如此，學聯倒不如公開將「和平佔中」設為學界商討日的議程，大方宣明自己傾向，但交由大專生以商討形式決定學聯對佔中的最終看法、會否參與佔中，並將結果帶入「和平佔中」行動，讓商討日更為聚焦，大專生及時表態，同時趕及參與制定「和平佔中」的細節。

總而言之，各位大專生關心多些吧！



There are 61 chickens, hmmm, if you wanna know.

All Rights Reserved